

悬疑馆



盗墓天机



「神秘诡异的惊悚冒险之旅」

【DAOMU TIANJI】

一个无法化解的千年奇咒，
究竟暗藏了哪些无穷的杀机？

疯子唐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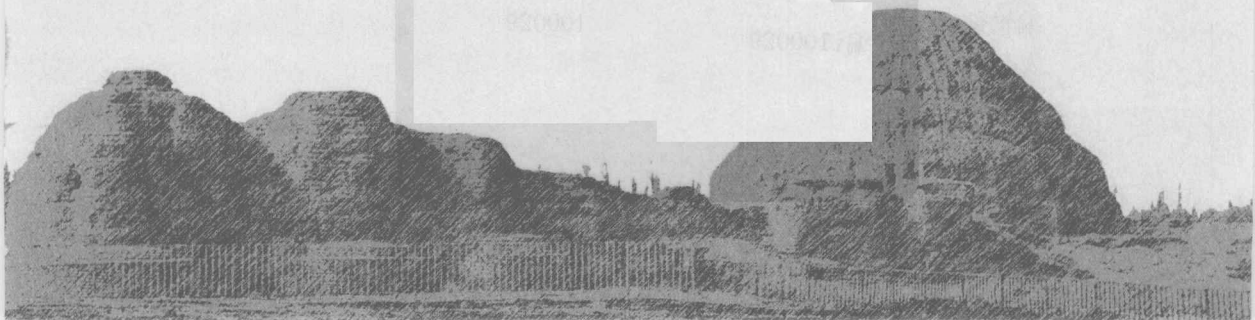
盜墓天機

【神秘诡异的惊悚冒险之旅】

【DAOMUTIANJI】

瘋子唐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墓天机/疯子唐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80222-954-9

I. 盗… II. 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4779 号

●盗墓天机

著 者 / 疯子唐

策 划 / 刘凤珍

责任编辑 / 文 锋

装帧设计 / 木鱼书籍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18 字数 240 千字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222-954-9

定 价 / 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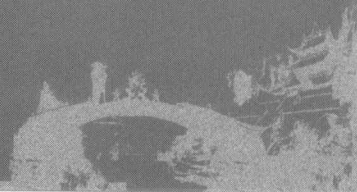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 contents 录

引子	1
第一章 狼狽为奸	10
第二章 麻阳十八怪	25
第三章 诅咒	30
第四章 摸金校尉	47
第五章 陵墓守护者	61
第六章 地宫惊魂	70
第七章 太阴阵法	86
第八章 血玉莲花	96
第九章 神秘黑袍人	107
第十章 古墓遗书	119
第十一章 洞神的启示	138



盗墓天机

DAOMUTIANJI

第二十二章	蛇谷	148
第二十三章	灵蟒之争	158
第二十四章	松脂女尸	165
第二十五章	食人毒藤	177
第二十六章	龙陵狴犴	187
第二十七章	黄金面具	198
第二十八章	噬魂朱蛤	220
第二十九章	多筒龙陵	231
第三十章	宿命的对决	250
第三十一章	结尾篇	271

引子

“变天了啊！掌柜。”辰洲城边的一家客栈内，店小二五魁蜷缩着身体，懒懒地看着窗外，轻轻地和正在打着算盘算账的掌柜说道，一阵刺骨的寒风吹来，把窗户摇得不住‘咯吱’作响，让他不由得打了几个哆嗦。

掌柜放下手中的算盘，舒服地伸了一个懒腰后起身来到窗户旁。只见天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起了大片的浓浓乌云，这让原本光线就不足的小店内更显昏暗。

“五魁啊，快下楼去上灯吧，不然客人们就要走了。”掌柜惴惴地看着窗外，担心地说。

“没事的，掌柜，现在还不是忙活的季节呢？更何况客人们来的目的是听张先生说书，先生下午醉酒了，还要过会才能醒。昨晚他刚讲到鬼道长恶斗古丈绿毛的精彩之处，客人们听得兴起，今晚如果不听他讲完的话哪里肯走。”五魁搓搓手，懒洋洋地说道。

说完后往手里猛地呵了几口热气，试图赶走手上的寒气，眼里却巴巴地瞅着掌柜身旁那盆燃烧正旺的炭火，听着从火盆里传来的‘哗哗啾啾’的桐木炭爆裂的声音，心里真想靠过去好好地烤烤身子，但五魁心里清楚，对于他这个下人来说，在小店没有打烊之前烤火只是一种奢望而已，否则就会有丢掉饭碗的危险。

当下只好用力地裹了裹身上的破袍子皮棉袄，口内愤愤地骂道：“这鬼天，前几天还有朗朗太阳，去了冬寒，谁知没过两天，春寒又来了，唉——，老天爷啊，你不知被冻的可永远是我们这些穷苦人啊？”

口内正在骂着，却听楼下有客人在喊：“五魁，快给爷送两坛子烧酒来，奶奶的，这天冷得人死了。”

五魁有点不情愿地从柜台上拿出两坛子烧酒，看着手里的酒，喉咙里不由自主地已是泛起了口水，当下自语道：“酒啊，老子也想喝你啊，



这贼冷的天，喝你几口可是很爽的事情呢，啧啧——”

“还在那里磨蹭什么，快点送下去啊，顺便看看先生起床了没，告诉他客人们已经等得急了。”见五魁看着酒瓶发呆，掌柜心里很是不乐，大声地呵斥道。

听到骂声，五魁猛地一个哆嗦，拿着手里的酒快速地往楼下走去，心里却在想着张先生，不知道他此时起床了没有。在五魁心中，张先生不仅很有学问，也是对他最好的人，平日里可没少给他好处，而且，五魁也打心里喜欢听张先生说书，那个精彩啊，就好像他口内的故事真的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

来到楼下，多数客人都静静地坐在凳子上烤火，悄声议论着天气的多变，社会的动荡。有的人手里则拿着通书，说今年是水年，今天才立春就有下大雨的趋势，看来今年水患是少不了了；还有的说现在中原正在打着大仗，军阀们互不相让，辫子军去年入京，现在却下不了台了……每个人好像都有一肚子话，怎么说也说不完。

叫酒的客人已经有点等不及了，看到五魁走来，口里带着几分醉意，阴笑着大声喝道：“小子，你吃卯饭去了是吧？先给老子灌两碗。”说着，便把酒筛进碗内，送至五魁面前。

五魁笑嘻嘻地接过酒，仰头一饮而尽，咂巴着嘴说：“谢爷的赏酒，实在是对不住，小人腿短走得慢，望爷见谅。”口内说着，眼里却还看着坛内的酒，希望还能再被那人罚上几碗。眼见得那两人已经喝上路，哪里还顾得上他，只好悻悻地作罢离去。

正想去后房叫张先生，却见他正从楼上下来，心里不禁一喜，暗忖终于可以伴在先生身旁听说书烤火取暖了，当下赶紧上前伺候。

“爷，您老起来了，这天贼冷贼冷的，小人这就给您倒杯热茶爽口，暖暖身子。”五魁满脸堆笑，已是把一杯透着浓香的古丈毛尖递到了张先生面前，顺手用肩上的抹布在凳子上抹了抹，招呼着张先生坐下。

只见那张先生约摸六旬上下，上身穿狐皮小袄，头戴瓜皮小帽，下巴留着约一尺花白山羊须，喝过茶后，用筷子对着桌上的瓷碗“铛”地一敲，人群中顿时便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倾着耳朵，希望能够早点听到张先生开讲。

见人群中没了声音，张先生的嘴角不禁露出满意的微笑，快速地往



引

子

盗墓天机

003

人群中环视了一圈，拿起茶又是猛地喝了一口，很是满足的“嗯哼”了一声，当空唱了一个喏后，说道：“话说鬼道长和他的结拜六弟来到了古丈绿毛藏身的山洞外，见那绿毛已然出洞。他那绰号‘刀疤’的六弟可是个急性子人，此时哪里还按捺得住，早已抽出身后的百斤钨铁大刀多时，正想上前堵住尸王的退路，却被鬼道长示意不可。你们可知那鬼道长的六弟为何绰号‘刀疤’吗？”说到这里，张先生忽地打住了口内的话语向众人看去，众人皆是疑惑地摇头表示不解。

“想那刀疤六，追随鬼道长身后多年，乃何等一猛汉，能使一把大刀。早年其亲兄死于土匪之手，为给兄长报仇，他孤身一人独闯匪穴，用手上的大刀手刃了仇人，但那次却在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逾半尺的疤痕，他身高八尺，神力惊人，可是我们湘西出了名的壮士，你们竟然不知，啧啧——”张先生颇为失望地摇头叹着。

五魁很知趣地连忙重新倒上毛尖给先生润喉。接过递来的茶轻轻地抿了一口，张先生继续说道：“那绿毛出洞后，警惕地看了看周围的情况，口内吐出一股浓浓的尸气，见周围没什么异常之状，口里‘呜——’的一声便往山顶蹦跳而去。当时正值中秋夜，月亮有如圆盘，诸位可能不知，此时乃是月光最盛的时候，僵尸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出来拜月。鬼道长就是算准了这个时候绿毛要出来拜月，待它拜月入定的时候好除去这个民间大害，因为僵尸在入定之时乃是其力量最薄弱的时候。趁着月光，只见那尸王满身绿毛，脸若枯木，嘴里露出一对长长的发黄尸牙，两只铜铃般的眼睛正闪着绿光，这祸害平日里杀人无数，功力深厚，一般的道人哪里能奈何得了这个千年怪物，也只有鬼道长有此能耐，‘啧啧’。见那绿毛已经跳至山顶，正贪婪地吸着月光的精华之气，慢慢地竟然有如发呆了一般，一副无限享受的样子。道长知道机会来了，当下连忙抽出身后的镇尸金刀，带着刀疤六往那尸王赶去。另一只手也不闲着，早已抓好了一把五精糯米，准备趁此时机灭了这祸害，谁知——”

张先生故意停下不语，眼望众人“呵呵”笑着。安静的人群里爆出一阵惊叹，人们纷纷用手擦着脸上的冷汗，直呼精彩，此时都是很自觉地来到张先生的桌前，知道要想让他继续往下讲，不意思意思是不行的，于是纷纷往桌上投出钱币，只等投完钱好听他赶紧继续开讲。

见众人已经在桌上投放了无数钱币，张先生笑了笑，拿起桌上的茶品了一口，正准备往下接着讲，却见坐在角落里的三个人站了起来。

惊愕中，三人已是走到了面前，其中一人从衣袋里掏出几块雪花大银重重地放在桌上，冷冷地说道：“先生说书却是精彩得很，可我想问先生几个问题，不知妥否？”

“这位客官，有何问题大可直言相问，只要是老朽知道的，定当如实相告，这钱……无功不受禄，我看还是请这位客官收回去吧。”看着桌上的银子，张先生有点不安，不知道这几个人是何来头，出手竟然如此大方。

“老东西，给你的就拿着，银子我们多得是。我大哥是想问你，你说的如此绘色，仿佛亲见一般，你可知这世上哪里有这种邪门的事情？”其中一人操着鸭公嗓子，竟是对张先生颇为不满。

知道今天是碰到霉头了，来者之意明显不善，看来是想砸他的饭碗。当下便笑着给自己打圆场：“老朽口内之事确是事实，当然，老朽没有亲见。我们说书的，只是对其事略加增色，以图大家一乐，混口饭吃，别无他意。”

“嘿，老东西，这鬼道长被你说得有如神人，是人还是虫，我们倒是想亲见一番呢，否则哪能让你在此鬼话连篇，忽悠我们兄弟三人，你可知这鬼道长下落？真有此人，我们倒是想亲自去拜见拜见，哈哈。”鸭公嗓子继续说道，话语中满是嘲讽之意。

张先生摇头，他哪里知道这鬼道长的下落，口里的故事也是听别人说的。

“这么说来，你口中之事就是虚构的了，什么狗屁鬼道长、妖道长，我看你就是一大骗子而已。”那放银子的人笑着说道，话里对他轻薄之极。

张先生铁青着脸，不知道今天自己到底是触了什么霉头，竟然会碰到这三位尊神，心里除了自叹倒霉，哪里还敢发作，见这三人身形甚是强壮魁梧。

店内气氛紧张之极，除了一片死寂，谁也不敢站出来给张先生说话打圆场。大家都默默地坐着，静观着局势的发展。

不知道什么时候外面已经刮起大风，吹得还没有关好的窗户不停地



‘咯吱’作响。一阵冷风窜了进来，灭了几盏没有上灯罩的油灯，店内顿时便昏暗了很多，没过多久，只听到屋瓦一阵乱响，豆大的雨点便如筛糠般地落了下来，几声闷雷过后，竟然下起了立春时分罕见的大雨。

黑暗中，只听到那鸭公嗓子痛苦地喊道：“大哥，我怎么动不了了。”话语里显得甚是惊恐，有如见鬼一般。

“快点给老子上灯。”另一人大喊道。

五魁连忙掏出火捻子，由于风很大，油灯一点燃就给熄灭了，心里正在抱怨，朦胧中却见那三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全部倒在了地上，心里正觉得今日怎么如此邪门，突然听到人群中传来一阵冷哼。

“看来这人群里是有高人在此了。”五魁心想，倒也是有些幸灾乐祸，暗忖今日这三人的遭遇是报应了。

店内依然没人出声，不多时，五魁已是重新点上了油灯。人们见这三人的竟然在一刹那间就闷声不响地倒在地上，心里不觉得一阵骇然，俱是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哪里敢有所动静，全部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

雨好像越来越大了，随着疾风开始不断地窜进店内，很快，店内的低处已是汇聚了大股的雨水。没有人敢挪动丝毫躲避漫延而至的雨水，一片死寂中，天上又是几声炸雷响起，夹杂着雷声，隐隐中只听到店外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铜锣声，锣声过后，便有人用雄浑的声音喊道：“湘西赶尸，路人尽避——”

“啊！有喜神来了。”听到锣鼓声，终于，有人耐不住这令人恐惧的死寂，惊慌地说道，但人群中却并没有任何人回应他。

不多时，那敲击的铜锣已经来到了店外，夹着一阵阵整齐的‘扑扑’之声，却把这个雨夜托显得更是诡异。

五魁的心已经提到了嗓门，正在“砰砰”地跳个不停，心里清楚那人口里所说的喜神就是死人。虽然听掌柜说过他们这个店子曾经接待过喜神，但自己至入店以来还没有亲自见到过。那‘扑扑’的脚步声每传来一次，他的身体便也很有节奏的跟着颤抖一下。

“听掌柜说喜神打店不仅会有很丰厚的报酬，还能够给我们店里带来好运，但这喜神终究还是死人啊，不知道死人能带给我们什么好运，听外面的脚步声音，看来今晚这喜神的数量还不少，想来还真让人觉得



害怕，店里突然一下子来那么多的死人。来了，来了……”五魁在心里恐惧地默念着，全身竟不由得哆嗦起来。

透过黑暗，所有人都无限惊恐地往门口看去，仿佛黑暗中的那头，那紧关着的木门就是通往阎罗殿的通道一般。

在众人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店外的铜锣声突然停了下来。很快，门口就传来一阵重重的敲门声，只听到刚才那个雄浑的声音喊道：“老板，喜神打店。”

众人兀自还在一片惊愕中，掌柜却已经走出了人群，正打算去开门迎接喜神。这时，人群里忽地站出一人示意掌柜回到人群，此人身子清瘦，体态修长，当下对众人大声说道：“各位不必惊恐，速速退至店内里间，越是隐蔽越好，把这外头腾出空地来，留出来停放喜神。”

在这人的组织下，所有人都往张先生那里涌去，那人见大家已经退后腾出了大片空地，这才走到门口开门。

店内很是宽敞，靠门的那头却没有灯光，看起来非常昏暗。见那人已经打开店门，大家都极力地想透过昏暗看个究竟，隐约中，只见门口站着—个高大魁梧身披蓑衣的汉子，那人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杆，几块悬在木杆上的破布正在不住地随风招展着，见到开门的人后，竟然惊喜地说道：“四哥，你怎么也在这里？是来接我们的么？”听到对方的话，开门之人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众人继续往门外看去，借着昏暗的街灯，只见门外整齐地排列着一队喜神，都是头戴斗笠，面裹麻布，身着长袍，无力地低垂着头。队伍后面，赫然还有个身披黑色斗篷的汉子正手持防雨灯笼，有如木桩一般地站在雨中，兀自在那里任凭大雨的浇淋。

“门外两人是谁啊？还有那个瘦子，他们好像认识啊，看来，那一队死人应该就是喜神了。”五魁好奇地想到，这时候反而没有了恐惧，不由得探了探身子往那手持灯笼的人看去。

“大哥，这里面已经腾出地方了，快点赶喜神进店避避雨吧，这鬼天，搞得喜神们个个都湿透了。”那身形甚是魁梧的汉子在口内埋怨着，刚把手里的木杆往前用力一挥，便听到门外那人口里大声骂道：“畜生，还不快走。”

“吓”的脚步声中，溅起了阵阵水花，喜神们淋着雨开始整齐地



往店内跳了进来，竟然有如活物一般，店里的空气顿时就冷清了许多，冷得让五魁想打喷嚏。众人一眨不眨地看着这些跳动着进入店内的冷清东西，越看越是觉得恐惧，个个脸上都露出了不安的神情。

这时，天上猛的又是一声炸雷响起，惊得几个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听客惊慌地倒在了地上，炸雷过后，接着又是“喀拉拉”一道闪电划过天际，这老天今晚就好像发怒了一般。

闪电照得整个店内通亮，借着电光，人们惊异地发现，那个手持长杆的魁梧汉子，脸上赫然就有一道长逾半尺的红红的刀疤印，一把很大的宽刀正用麻布裹着，就像一块干木板一样轻巧地背在他的背上。

“是他，就是他。”张先生首先缓过神来，全身颤抖着轻轻地自语道。

“先生，是谁啊？”五魁好奇地问。

“刀刀……”平时口齿麻利的说书先生竟然好像犯起了口吃，惊悚中，一时之间却不能把口中的话说清楚。

“那刀啊，却是好大一把刀。”五魁惊叹着。

“刀——，刀疤六啊。”张先生憋足了气大声说道，说话间已是瘫软在了座位上。

“啊——”人群里爆出一阵惊叹，众人此时方才在心里明白过来，那高大魁梧的汉子不就是刚才说书先生口中讲到的刀疤六吗？

众人既惊又喜地往刀疤六看去，此时，他已经脱下蓑衣，正从另外一人手里接过灯笼。只见那人把手里的灯笼交给他后，麻利拿出几张纸符——地贴在那些面朝门外的喜神头上，动作甚是快速。

“哇，看来他就是鬼道长了，先生曾经说过，有鬼道长的地方，就有刀疤六。”五魁很兴奋地看着那人。

心里正在高兴，却见给刀疤六开门的那个瘦子突然对着鬼道长跪了下去，口里哭着说：“大哥，天羽师父他老人家出事了，你罚我吧，是我没有保护好他。”说完，便放声大哭起来。

“今天怎么搞的，这店内竟然怪事连连。”看那瘦子哭得很是伤心，五魁在心里有点疑惑。

“四弟，起来，快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师父他老人家怎么了？”对方口里急促地说着，已是把那瘦子从地上拉了起来。只见他附

到对方耳边，带着哭腔轻轻地说了起来，显得很神秘。

“那人在说什么啊？”五魁在心里想着，好奇心驱使他往前移动了几步，隐约中只听到那人说：“大哥，天羽师父……身上出现……他已经昏迷了多日……”

五魁听得不是很清楚，还想再靠近几步，忽见那鬼道长突然转头向自己看来，眼里竟然透着一股简直可以让自己窒息的冷光。

“哎哟——”被那眼光一吓，五魁不由得跌倒在地。爬起来后，心里知道不能再去偷听别人的讲话，只好很识趣地退回了人群。

刚走回人群，那三人却已是重新穿好蓑衣，只见刀疤六手持长杆在前面引路，鬼道长把手里的鞭子一挥，对着还在滴水的喜神们骂道：“畜生，还不快向左转。”待尸体转过身，又是一声大喝：“畜生，还不快走！”

很快，在一阵“扑扑”声中，那些尸体已是整齐地快速跳出了店门，瘦子则跟在最后，一行人很快就消失在了门外的雨夜里。黑夜里，隐隐地传来“湘西赶尸，路人尽避”的声音，久久地在店内回荡着。

见来人已走，众人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都是觉得此地不宜久留，纷纷开始散去。不多久，店内就只剩下了五魁、张先生和掌柜，兀自还在看着门外发呆。

只听到五魁口里念道：“鬼道长和刀疤六，原来不是张先生虚构的，今晚算是看到了，看来，张先生说的书果然没有忽悠人。”说着，便开始收拾着店内被众人留下的残物。突然一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低头一看，这才记得原来是刚才在张先生说书的时候闹事的那几个人，看来，他们倒下就是那个瘦子所为。

“起来了，人都走光了，你们如果要住店的话也要吭一声啊。”五魁恨恨地说着，便伸开手去拉他们。刚碰到一个人的手，一股冰凉凉的感觉霎时传遍了全身。

当下打了一个寒噤，骂道：“死人，还睡，再睡冷死你。”可是，任凭自己怎么用力竟是拉不动他们，一种恐惧的感觉倏地涌入五魁心头，当下连忙把手探到那人的鼻孔处，果然没有了一丝的气息。

惊骇中，五魁大喊道：“死……死……死人啦，死人啦掌柜。”边喊边往掌柜身边奔去。

黑夜里，雨好像越来越大了，伴着“轰隆隆”的雷声，天际又是一道闪电划过，映照出那几个死人苍白的脸，他们的脸上竟有种充满了无限恐怖的表情。

看着地上已经僵硬的尸体，张先生摇头叹道：“憎恨别人对自己可是一种很大的损失，善哉，善哉！”



第一章 狼狽为奸



“大哥，这雨好像要停了，我们也歇会吧，顺便烧堆火烤烤身上的湿衣服，不然可会着凉的，此地已经是辰洲和麻阳的交界处希望山，翻过这座山就是麻阳了。”

刀疤六走在队伍前面用力地挥动着手里的招魂引路幡，借着从防雨灯笼里照射出来的微弱灯光，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山间的泥泞路里摸索着前进。

“好吧，六弟，我们就找个干燥点的地方歇歇脚，喜神们也该换符了。”

见身旁的唐四已是冷得瑟瑟发抖，心里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毕竟现在才刚刚立春，寒气颇重，淋雨之后很容易让人伤风感冒。

老六会意，慢慢地放慢了脚步，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渐渐地便缓了下来。

知道时机已到，我连忙把手里的赶尸鞭使劲地朝天一甩，伴着耳边传来的清脆“霹啦”声，用力地把胸腔中早已憋足的声音向着前方的喜神们大喊道：“畜生，还不快停下。”

听到口令，喜神们霎时便很是规矩地站立原地，有如木桩一般再也没有了任何动作。

见喜神已经顺利地停了下来，心里稍安。毕竟他们不比活人，特别是在这种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加速好说，如果仓促间停下来，只要有哪一个脚下不稳，可能就会让整个队伍一个接一个地整齐地倒下去。

刚摘掉头上的斗笠，老六已是向我走了过来，把手里的引路幡交给了四弟后，关切地说道：“大哥，你在这里把喜神的符换好，待我去前面找找，看有没有山洞，好让我们歇歇脚。”

还没容我答话，早已折身走进了茫茫的黑夜中。看着消失在黑夜里的那个魁梧高大的身影，此时，我心里只有无声的感激。



自从有了他，使我免去了赶尸途中的很多麻烦，每次都能让我把手里的活完成得漂漂亮亮，这才让我有了现在的好名声。

做我这行的，平日里靠赶尸营生，一旦手中的差使出了什么差错，可能就再也接不到什么大单子了。

“大哥，我该做些什么呢？”四弟看我有在原地愣愣发呆，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转过身，见身体单薄的四弟正用一种很是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当下连忙对他说：“老四，你就帮我给喜神们换换辰砂吧，把这些辰砂尽可能地塞进喜神们的口鼻耳内，塞得越满越好。”

说完，便从披风下拿出挂在腰际的牛皮行袋，掏出了一大包辰砂递给四弟。

四弟小心地从我手里接过辰砂，开始仔细地把辰砂塞入喜神的口鼻内，没做多久，突然歉疚地说：“大哥，我没照顾好天羽师父，您怪我么？”

“这不关你的事。这次我师父出事，肯定是有原因的，到底是什么引起的，还得等我回去看过之后方能下定论，那样邪门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连忙打消四弟心中的顾虑，不想让他过于自责。

见四弟没有应声，只好就着微弱的灯光伸手去行袋里找辰洲符。这辰洲符是赶尸匠在赶尸途中的必备之物，也是湘西三绝之一，俱是用辰洲特产的朱砂泡制过后晾干，再以雄鸡血画上各种符令，赶尸的过程中，给尸体发号施令全靠这东西。

喜神们身上所贴的辰洲符，每一张都有着不同的功用，有用来镇尸的，有用来封魂的，也有用来命令尸体们行走跳跃停止的。

各种辰洲符都是用掺和了桃木粉的糯米浆贴在尸体的各个部位，行符贴在大腿处，镇尸符贴在额头，封魂符贴在胸口，跳符贴在膝盖，止符贴在臂膀处。赶尸匠在赶尸途中如果不注意换符，一旦其中一种符失效，便会引发很大的麻烦，所以，这辰洲符乃是赶尸成败的关键之物。

拿着手里的符，眼前的喜神们让我有点担心，由于受到那阵大雨的浇洗，一路行来，它们身上已是泥泞不堪，所贴的辰洲符此时多已经是呈现飘飘欲坠之势，心里不免暗自庆幸，刚才过于担心师父，竟然差点忘记了这头等大事，要不是老六喊休息，恐怕今晚就会出现大乱了。



当下赶紧麻利地把手上的新符换上，忙完后，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喜神们也是饱受到赶路的艰辛，脚上所穿的麻鞋多数已是破裂，有的更是踢破脚趾，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

“你们也真是可怜，为了生活客死异乡，死后长途跋涉后回到故里，却还要饱受着肉体上的折磨。”

我边叹边给尸体们整理着脸上的遮脸布，看着眼前的死人，心里竟然很是感叹。

还没把它们一一地整理好，忽听四弟在前面埋怨道：“你这小子，怎么把手搭拉下去了，难道你也走累了？”

听到四弟的话，当下连忙上前查看，果然有具尸体把原本平举着的双手放了下去，任四弟怎么往上抬也抬不上去。

见状，我语重心长地说道：“伙计啊，可不能偷懒呢，还没有回到故乡就泄气了可不行啊！否则，怎么能见家乡的父老和亲人呢？等到了家再好好休息吧。”说完，便替掉四弟亲自去把它的手拉直。

四弟见这死人的双手被我拉直后，竟然再也没有搭拉下去，颇为好奇地问：“怎么我把它的手拉直后却老是要往下掉呢？”

“这你可就不知了，四弟。这些被封魂的死人其实还是有灵性的，遥远的路途同样会让它们疲惫，所以，赶尸途中要经常给它们打打气。我们中国人信守‘父母在，不远游’，那种落叶归根的思想即使是在死后，也依然还留在它们残存的气息里，古时候不是就有‘狐死正首丘’的说法吗？”

心里生怕四弟听得不明白，当下打住话语，略略地停了一会，继续说道：“因此，赶尸途中要经常鼓励它们，让它们知道要去的地方正是自己思念的故乡，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它们就有信心走完全部路程了。像这种现象，每次赶尸的时候都会出现好几次的”。

“原来是这样。”四弟喃喃地说着，说完，竟是一个人看着无尽的黑暗，再没和我说话。

抬头往天上看去，雨已经停了大半个时辰，乌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都悉数散尽，天际竟然出现了一轮毛毛的月亮，模糊的月光把周围的山岭衬托得有如鬼魅一般。除了时而从远处传来野狼的嚎叫声，周围哪里可以听得到一丝的响动。一阵冷风袭来，让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